渼陂集

碑

明故壽州處士許洪墓碑

予同知壽州之明年台臨兄都憲蓋部中父老十八人者嘗相率為嘉樂會而[illegible]歌詠詩稱述志意有古之風焉予是訪求其人獨李瑄在其九人者蓋相繼凋謝之日久矣又嘗論其世而[illegible]諸生咸曰許洪李瑄張紳三老者其亦可謂[illegible]矣又明年壬申春上命壽州同知致仕歸其鄉會[illegible]不遇而留滯于壽于是洪之從孫鑾言諸生夜去訪者請書洪墓道之碑按古

伏蒐而隱自儗度法比韓洪殆庶幾矣乎故稱曰處士
公碑曰處士諱洪字宗海壽州人也壽州在中都西南
隅山水險固而俗尚禮義務農桑于釀酒酒甚美而買復
易醉人故宗于飲不飲者蓋少洪則不飲而服田力穡
以養其父母父母設[illegible]之命之而飲亦三爵輒止不
多飲酒以其暇讀宋司馬氏資治通鑑諸生號精熟者
與之論難稱說往往出其下于是屈伏而共推先洪於
辨問焉蓋專精如此後又讀眞氏大學衍義未終卷而
老病作不能復讀然猶不肯釋手少年經生弟子嬉遊
汗漫過或卑不能及之其父母[illegible]寢者凡二十七

月丧禮倣諸古不潦佛徼福如世俗者之爲從子瑄仕
爲孝陵衛知事逌一旦病死不能歸遣子琛歸而葬之
存恤其婦子此二事人亦稱之至今而曰孝慈云鄉飲
酒禮洪位在三賓有司敬重之呼曰鄉老而不名其爲
嘉樂會也與其九人者迭爲賓主或于其家或湧泉諸
勝處而飲酒爲樂甚歡盖至是始稍稍近于酒矣李瑄
善詩歌洪與張紳亦頗解而行亦相埒故又稱爲三老
云同知會稽董豫嘗以米肉餽洪而致書曰方春萬物
和煦而吾民之長老顧無以怡樂志意責在有司敬以
米肉若干佐子孫饌具老人其乘時康樂無恙知州東

郡劉槩既去任久猶每每存問洪亦稱曰鄉老槩特立不群者也而豫亦剛㢘然其在于洪者則固若是也乙丑秋洪年八十一會上新即位尊禮兩宮詔民年八十有行誼者錫冠服于是洪與焉越明年正德丙寅六月五日老病卒而葬于城南七里之原其年七月二十一日也洪娶吳氏今年九十尚存無疾病子二人琛玫女一人嫁爲王洪妻孫男二人琛嘗爽某不事事洪怒逐投某于火而琛由此修飭今亦復爲鄉老云銘曰

維奚仲析疆處士遂延于茬代有碩人至于居州爲公子後以啟爾祖爾祖嶷嶷弗耀于行曰吾孫子孰發爾

之祥孰申爾之萌亦曰其靖共哉維爾允和克敬于身以立爾家曰吾祖是叱壽春城南七里平原膴膴爾墓在于斯過者則式盍衍于後祀矣嗚呼爾哉

明故處士呂公墓碣

公諱鑑字某西安高陵人也其先出自成周太公封而居呂厥後諸裔乃遂爲氏其在高陵者歷籍漢唐文獻退遜弗能徵諸迨及有宋有諱世昌者慷慨激烈起躍弗群蓋嘗爲季代之委靡慕雲長之英烈模鑄金刀象其平生置之祠廟而識名其鐵至今觀者罔不歎息促諸國士之風焉由斯以降有諱彬卿者其距世昌來

次莫完生子三人其長曰大其次曰十又次曰珪通經
發跡作邑于淇大之行八人乃特稱而淳樸戇直聞言
不信洪武之初役司學庾乃以戲俑發戍于北平永樂
之初致孫于齊東其諸裔留者綿綿延延彌久而昌與
高陵敵矣生有三子其長曰興體貌魁梧腹如抱鼓言
論便便不離中 公嘗爲郭下老人接詞善聽民以不爭
返梁氏之遺金趣親之朝乃値祁暑獲其沃水之報籍
以弟死與生二子其長曰貴弱齡補戍綽有勇略齊役
伐木棟梁京觀尋移靖虜被知元戎擢爲總旗乃佐金
湯之績濟甘源之利興惟導之俗破穿窬之宂責寔生

公及其三材清鏡暨文璉乃續學為祁縣丞盖呂氏之興代有懿德延及公世日益隆茂惟公體貌魁岸鬚髯頭秀穎出天稟聰哲內韞夫其器量淵遠物至有容而服誼之節剛柔不吐蓋嘗訟剖秘之誣以折宗人之强逐諂侵之跡以召敬恭之心仁勇具備直而不餒至于恩季氏墮嬰之禍遷曾祖母崇丘之塋誼所宜舉不以爲沮忠謀之施具出胷臆可謂惠洽隣比恩覃枯骸者矣而又欽詩書之族崇耆耄之禮明農圃之務嚴涇渭之流懷德畏刑老且彌篤于時冠帶之徒杖履之老申同德之嘉盟嚮山林之高蹈者彬彬焉雍雍焉垣者

羙之下獲覩夫康衢擊壤之遺風也爾乃揭謳祀神[illegible]
兮備備若涉淵水罔敢或易培深履遐享年八十有一
以弘治戊午閏十一月某甲子考終正寢公配天人[illegible]
氏繼配劉氏咸以貞淑柔嘉孝慈勞勩克相于公[illegible]
孟女之禮伯嚮儀婦之賓飮式讌以過之飄夫人[illegible]
二子其長諱溥登禮秉誼世德作求其次曰傳[illegible]
于其長曰柟德醇學粹對揚皇猷天子休之擢[illegible]
一授翰林院脩撰進講經筵乃又覃恩錫類贈[illegible]
先于邦國刑于四海其次曰梓又次曰栖旨心篤[illegible]
學頗子不幸早亡侍生二子[illegible]曰[illegible]

日櫝栴生子田聊廣之仁少則成性其餘曾孫三人亦皆闒茸蔓分漸而莫禦者也公壟城北存逾二紀惟夫表墓之碑有闕載德之辭未述遜遹同好求懷念廬靡所由由神傑括前事謀諸九思識者往代逸民處士或盼嵓巖石之下或隱卜肆之內或遁往以絜體或完德以渝民方之于公時乃或殊隱則均矣若乃含精韞和闇而勿露上蘋衷禾若之懿休下振百代之丕緒惇大寬裕得厚悠遠罕有見其如公者也是宜昭銘景行擬實去年發潛德之幽光播容閟于不朽其辭曰

湟煌厥呂聿肖有周裔于高陵寔繁且悠烈士顯名有

赫翽乎翁而勿散貽厥孫謀四世九人名德嗣興或詩
緜仕或戍或畊世澤之覃于公是襲於休維公令德彌
紹生枯極殲殘僾廣仁丕承厥祖祐啓後人元士崇義
乃有冢孫歸根祖源維公之教朱紱方來哲乎有曜受
茲勒銘萬禩是告

重脩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廟學碑

惟茲廟學之建夛歷年所日阽于危上雨旁風神棲靡
寧官師失據士妨就業行㣲載塗靡所于告乃正德丁
丑春監察御史南昌熊君某祗承上命視鹽于茲入謁
殿廡退即講堂廊廡既久怛然以懷于是日集公羨出

市材木與其瓴瓦黝堊之飾既合既盈卜日興事士良
吏能細大偕作甫踰旬時襲舊維新公乃釋菜對越于
先師神貺歆格洋洋若臨士各就舍孜孜欣欣弦誦之
音溢于里巷君以其暇訊德考業大啟厥蒙謂乎時雨
之滋而春風之襲也安邑知縣張鏜睹茲盛美使人于
九思令具撰述傳載不朽惟河東之地帝都之故墟先
王之遺風在焉考之詩可知已然凡民之性因世乃移
豪傑之士不變于俗故士者之志立然後百姓之道勸
禮義之學明然後士者之志立庠序之地興然後禮義
之學明故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然今天下委質之臣

由學之士宣政于列郡持節至四方非不多也若乃搢意庠序善誘士人蓋亦見其罕矣惟君將發天衷學有源委毅然興道尊崇孔氏克敦于行所以作人裨化佐天子而竭使臣之職分也惟爾多士來游于斯被明公興作之化負河山靈毓之氣服孔氏綱常之訓勵萬代忠孝之節居則善俗出爲名卿奮跡光舜之墟于以弼成唐虞之治不亦休哉昔者文翁興學蜀人詠德韓愈造士南方頌焉以今揆昔葢隆且茂是宜述録俾繪播之昭銘勒諸玄石庶幾慫慂士心而焜燿無窮者也其

辭曰

於休皇明式古建學菁莪載詠嗣周其作惟茲河東雄峙一隅距肆于邑國運是需乃作泮宮文教以敷俊士聿興爲國之瑜歲序既邅宮墻其頽神栖于危士離而歎謗謗熊熊君邦之司直涖斯睠斯爲我心惻出羡貿材惟吏之飭百工畢藝庶民展力既作之堅亦落之棘曰宮曰室戢戢翼翼矜士循循以游以息含英毓粹賓于王國誰其作之蔡君之績勒銘于宮晝示罔極

新脩河東陝西都轉運塩使司塩池周垣之碑

盍于民用功埒五穀然自冀兗徐揚至于江浙又南至于閩廣又至于荊梁滇南諸郡罔非由人而作鹺鹵而

成者也惟河東之勝潞水爲池縱二百里祥飈拂拂來自東南水膏凝結如瑩如瑜望之瑩然取之復結蓋覆載之奇寶生民之鉅幸也于是全晉之地以及雍豫旁漢之交悉仰于此國朝建制乃于池之西北安邑之境樹之運司官之長貳因地以魚利執券以御商權課以供國流販以裕民上令下雍公私具足又歲命監察御史一人賜之璽書往涖其害若官之臧否盈道法不法悉以憲度從事正德丁丑南昌熊君宦嘗冑其任下車三月剔蠹梳類威行惠流乃守池之卒日以盜至刑之幕已君乃往閱短垣及有莫能扞禦于是喟然歎曰細民

見利而弗動非情也以國利與盜者慢也誨盜而殺之非仁也乃歸而下令郡縣諭其長吏達之父老欲爲推故毀新一勞永佚之策郡縣以其長吏父老之意咸復于公曰謹如教公于是又下令曰戒爾役徒具爾版畚輯爾工材其以五月之吉有事于池上敢後者罰又簡其吏之能且良者授以方略俾之往督而日更其勞佚時其飲食垣之欲堅門之欲嚴其以十月之終卒事乃各應命曰敢不謹與事之晨君乃躍焉往勞其人盖執役者幾二萬罔不欣喜爭趨于先及期而役完盖垣以匝計丈有五尺高倍三之一圍如池之闊而加夠焉其

外為馳道爲隍其深廣各如垣之厚有水環焉門之南北西向者各一其上有樓以楹計者各三其樓之相距爲鋪者六十以楹計者各一凡門與鋪各以數人守之于是昔之盜者周視其外仰首歎息無可奈何乃各散去爲農與商守卒夜卧警柝不聞其郡縣之長吏相與謀曰惟兹池之故專利所委盜賊踵至日殺人于庭罔或畏死驅良民即鋒刃損公家之利害非細故惟君洞視遐覽有超世之智好謀善斷有道義之勇滋權以給公上有體國之忠渝冦爲良有子民之仁惟我一二有司目擊其休使其泯泯罔聞于後罪則咎歸其害邑知

縣張鏜乃辭于衆曰惟吾所君邑乃濵于池而隣于司
是誠在我未可以勤執事于是告諸前史王九思為紀
功之碑載其令名詔後世焉其銘曰
條山之北鉅河之東戕秘毅祥㦸拿自鴻潒圜為登陵寶
鹾乃與乾數坤承翊我皇明良賈懋遷如流罔滯惠泱
群藩以裨國計相彼四亟頹乎伐埒慢藏誨盜其曷可
緜皇眷斯土乃畀熊公驅我子民以築周墉周墉崇崇
亦孔之固載作之門楨此威莫孰曰寇狡維我其畫孰
曰民歆維寇之革士夔于宮商歌載塗公不爾留翊翊
天獨史也秉公作此銘詩敢告後人嗣以治之

大明中順大夫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封

中憲大夫蓮峯韓先生墓碑

黃河太華之間有賢大夫蓮峯先生卒其子儀封知縣邦彥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郎邦靖國子監生邦翊卜葬朝邑南陽洪之原而太史呂子纂述令德播爲嘉銘納諸玄室矣惟是墓道之碑有闕無以崇親表賢別貴賤之等而詔來裔示後世于是謀之九思九思少時習聞我先君言先生才氣古豪傑蔑以過也弘治中舉謁拜京師而先生往時教授華山下而受經之徒尊而仰之也是故稱蓮峯先生云先生諱紹宗字裕後同

州朝邑人也蓋姓韓氏先生生未晬而孤三歲而有智
八歲行臨洛河水下一巨人挾之出無恙問之狀貌蓋
頳面長鬚鬢父老驚怪之疑關雲長云十歲讀書日記
千言受尚書武清令倫烈武清令倫者先生之叔父
也精通尚書以此盡傳其秘十六而為學官弟子副使
伍公見其文奇甚愛之呼之曰韓生當此之時故三
秦士無不推先韓生者本副使伍公延譽之力也二十
三舉鄉試進士乃不中而歸乃就華山雲臺觀授經
三年士遠近至者盡門下多文武之才而又浮渭而西
登畢郢上郇城覽終南太白之勝又西至于岐山之陽

陳倉之口所至士多從之游而文日益壯蓋二十七而
舉進士云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主事五年而遷四
川司員外郎其年再遷郎中復山東司而雲南廣東二
司者事劇甚部尚書特表擢焉然又或攝他司而終始
刑部凡九年其所聽斷平反者其多盖數十百事不盡
書書其大者都指揮王章者之守備真定也盖橫甚尼
而冦者也巡按御史柯忠劾奏章章亦訐奏御史郎中
往勘而章恃其有內倖出謁道上執賓主之禮郎中怒
鞭之道上三十遂按其罪免官當是時真定知府者亦
有內倖而入謁甚倨郎中微持其陰事乃復長跽謝無

狀死罪幸使君寬之郎中竟奏抵于法大璫石巖鎮
守大同西都御史許進爲巡撫惡之兩家相訐奏詔下
給事中御史同郎中往勘往勘嚴罪端而
何給事中御史以爲亦宜微入許公以塞口郎中曰嗚
乎乃有枉人罪而避巳禍者固不肯獄成嚴深疾之舍
給事中御史不奏奏郎中言郎中黨都御史罪我
天子震怒逮繫郎中而遣他官往勘則許公左遷矣郎
中竟亦無罪當是時安遠侯者好結客客與游者皆貴
近用事有氣力者侯與都御史某者不相中具奏北闕
下郎中按問而侯贓以鉅萬身所殺傷數十人奏請抵

法天子不可如是者三而是時彭公韶爲尙書曰郎中力窮矣乃自具奏以唐事爲比語在墓誌語中然不覺罪侯者諸客之力也其後京師有一僧善太監梁昉自稱曰門僧一日某伯者出而僧正衝其前導撻僧僧倚梁昉奏伯繫獄而自從昉匿不出也郎中追出之抵罰而京師爲之語曰伯繫獄僧入窟擒逃僧韓郎中頊之又有癸舉人事樊燦人者蓋壽寧侯之門下客也壽寧侯貴振天下而其人負勢以逞謂無奈我何蓋勳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僞空亡事實至是奏下郎中郎中具知而詰其主奏者勳臣曰誰能爲此奏乃具以

賈對曰樊舉人爲此案下是獄□□人是時樊舉人匿
譚亭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出之而下獄數日矣乃即
中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
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即中矣曰此樊舉人所自爲書
也詰之果服同寮咸謂此異答誣服耳何乃自爲此郎
中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寮驚問
曰何乃自爲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撼動以勢漸生則必
死今言死者左計也幾生我耳即中曰不然若罪不至
死于是發戍遼東云而譚亭侯心惡之然無如之何
詞謂因徒中有亂言者爲婦者死家宰三原王公疑其太

重以問主者主者不能對郎中前對曰義男犯其父與
生男同科有之乎寺丞宰曰然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
弗死也豕宰雅知郎中乃愈益重之遂欲超拜畀等以
風厲部署會大理寺丞缺員擬遷郎中而員外郎王嘉
慶者蜀人也與郎中有郤乃以從事奏使下獄而主問
者御史又故爲稽留以故不畀遷其後遷爲福建按察
副使副使既至而都御史左遷者魏參政子捷入市中
適過見之怒楊參政子魏參政嘗[illegible]者夜令其子亡匿歸
京畿而鎮守陳太監者其舍人群拿辱者肉市中捕獲
一人而諸舍人者走匿不可得史捕之急太監怒呼諸

舍人者出數之日此新韓副使也若等不聞之邪且若等何如魏參政乎遂送抵罪而後又有鎮守鄧太監鄧太監者無故笞一吏死吏舍人訴之按察使御史按察使御史不問至副使副使問而太監者盛具接殷勤之歡窺伺副使副使于他事則呑于死吏則或呑或不呑而笑因以困鄧既出召衞指揮至而曰往時太監笞吏死者行杖人皆若衞卒其急捕之來不即勿復見我及捕至亘治而為太監謀者令行杖人赴訴御史言未嘗笞吏死又令太監夠予吏舍人者金而教言吏實病死非受笞死于是御史下按察使而太監遂無事然終以

此嗛副使也其後副使代管海道捕海寇急而寇王某者覘知此隙譭爲言與捕者因誤遺太監而云賄副使受我金字我矣太監得書即以此奏副使是時都察院戴公珊爲都御史知副使而署奏聞上竟亦無事知州白某者尚書之弟而受賕事覺人多不敢問問罷之又通判湯琢者嘗爲吏部其人辨有口而與知縣高遷相訐奏詞連巡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官而勘事者給事中郎中至而獄久不決而決于副使而湯琢高遷皆免官罷其在福建凡七年而郡縣吏以法問罷及所聽斷平反者又甚多亦不盡書亦書其大者知此副使嘗

泣福寧道而三年不代者盖難其人僉事王公寅自請代之代之而神形瘁矣問下人曰我孰與韓使君下人曰無忝顧韓使君徵聞暇耳僉事投筆笑曰幸甚誠如是足矣郡人聞之曰往年右布政與副使分治雙門河也而才智弗逮也歎憤病幾死乃今僉事來代副使乃又殊瘦矣其後僉事至工部侍郎終貫副使巡按御史四人者相繼論薦不次擢用吏部亦屢擬按察使皆不果尋以母喪去歸會朝覲黜陟幽明而給事中許某者嘗以舉人授徒按察司滋為姦利副使聞之立叱出使去有此隙乃藉鄧太監言受盜金事劾罷副使後十餘

年而黃君河清者亦閩人在吏部復薦起副使又不果而副使之子邦奇爲吏部主事乃陞封中憲大夫云而又十餘年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所與識者遠邇嗟歎皆曰傷乎蓮峯先生已矣有流涕者其塋則是年七月十八日蓋壽六十八歲先生爲郎中時得贈其父頭如子官母張氏封太宜人而太宜人之貞節則又嘗被旌也先生傷贈君之弗逮也而所以事太宜人者蓋甚至太宜人病嘗失明醫藥無所不致至不愈先生夜夜籲天爲祝拜甚苦一日有醫從外來自言我能愈之請鍼之鍼之未愈已忽不見蓋神醫云此與噬冰而

神扶出者皆世俗耳目不聞睹甚恠異希有之事稽緯
學士亦往往所不道然先生之真節正氣動天地昭日
月格鬼神固宜有之乃獨不幸而爲人所譏沮擯斥若
巖石死不究其用斯國烈夫志士所爲痛心而撫膺長
太息焉至其子僉事員外郎又皆以直廢銘曰
韓以國氏肇自叔虞其來孫徐馮翊是居於維遐哉曾
公三子濮世如巒二叔辟圯伯氏棲止伯有曾孫桓桓
其武翱翔于元金牌萬戶於維休哉萬戶之裔五世分
名贈君倜儻莫敢陵八齡剖生豁虎辟錄鴟力所天
翰詣于公於維烈哉贈君過謝其澤孔豐遐孝之後先

生見堪先生義氣爲大之望孰權爾讓以躡爾一行敏後奕奕既熾而昌於繼不貳太華以北在同之嬰爵爲茂林先生之阡於繼人尚式旃哉

處士馬公墓碑

處士馬公者西安左衛人也諱彔字子進其先山東高苑縣大族也祖曰帖木帖木智勇絕人而居田廬間爲農家子不事耕作獨時時取古兵法讀之莫知其所從授嘗謂人曰丈夫空死草野如先將軍伏波公何其父怪惡之欲火其書即跪謝曰大人毋苦兒所爲人固各有志耳年三十會元末盜起攻掠鄉邑帖木聚少壯子

蒙祖保守賴以無事高皇帝下山東帖木從壯士百餘人附附之天籍用以平定四方而帖木之驍勇帝獨愛之以爲可將兵命宿衛幄下日近我會天寒賜金龍貂襖衣并他物賞賜甚鉅擬于諸將後從開平忠武王國定關中功最多而恥于自伐又無推轂之者帝亦已忘之矣身以故不尊顯止爲總旗天下已定秦王封就國而帖木又以壯士被選扈從而西既入關乃調西安左衛三而左衛馬氏蓋自此始帖木子日道原脩身謹行伏處閭巷之下而名動鄉國自鄭子真之風道原六子其長子良代帖木之役而處士八公其弟四子也處士丞

生而有貌長身玉立廣顙方頤而脩髯可數望之儼然蓋安期羨門之流長安有善畫者司紀公處士公好與之游聞采其筆意已乃棄去而習鬼谷子秘策人之笑曰此蘇秦師之縱橫書又棄不讀讀小學論語讀之歎曰嗟乎人道備于斯矣故不徒口其說而由父子兄弟家庭之內至于宗族鄉黨親戚朋友身所施設咸放之而行子弟弗率教者撻之唯壯大亦無所假啟則止後又讀唐人詩蓋數十家乃因悟其肯綮而能自作五字句詩蓋類姚合者云而又倜儻談論御謂擊毬雅歌送客蓋須容劉先生者長安之上醫也兄弟習通其術間

於休皇明式古建學菁莪載詠嗣周其作惟茲河東雄峙一隅匪肆于邑國運是需乃作泮宮文教以敷俊士聿興爲國之瑜歲序既遷宮墻其頹神栖于危士離而歎謣謣熊君邦之司直涖斯睠斯爲我心惻出羨貿材惟吏之飭百工畢藝庶民展力既作之堅亦落之棘曰宮曰室戢戢翼翼多士循循以游以息含英毓粹賓于王國誰其作之緊君之績勒銘于宮吾示罔極

新脩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鹽池周垣之碑

鹽于民用功埒五穀然自冀兗徐揚至于江浙又南至于閩廣又至于荆梁滇南諸郡罔非由人而作鹹鹵而

成者也惟河東之勝瀦水爲池幾一百里祥飈拂拂來自東南水膚凝結如瑳如瑜望之瑩然取之復結葢覆載之竒寳生民之鉅幸也于是全晉之地以及雍豫蜀漢之交悉仰于此國朝建制乃于池之西北安邑之墟樹之運司官之長貳因地以興利執券以御商權課以供國流販以裕民上令下靡公私具足又歲命監察御史一人賜之璽書往涖其事若官之臧否鹽道法不法悉以憲度從事正德丁丑南昌熊君實當其任下車三月剔蠹摘類威行惠流乃守池之卒日以盜至刑之旁已君乃往問短垣及肩莫能扞禦于是喟然歎曰細民

外郎累遷按察司副使次曰應昌孫男子五人平業進士有名而馬氏之族遂益大雄于關中弘治中戴夫人直節垂四十年且老有司具以聞于是天子下詔表厥宅里云其後老病卒而處士公墓在樂遊原之麓乃合瘞至是按察請其友王九思書墓道之碑銘曰

長安人言來市里馬氏多俠盖按察剛而慨封君義而決余讀處士書歎息以悲是爲我師夷浙其世其帖木公之遺乎夫崇資遐壽夫婦白首世則多有然朝病死暮不蓝孰與馬處士哉

明亞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郭公墓碑

公自平陽知府擢山西右參政分巡冀北督邊儲未久疾病乃上疏言陛下過聽不以臣桂疎淺使待罪藩省居邊亭給餉餽職專位重隕首無以報適者臣桂不幸有犬馬病旦暮且死願從陛下乞骸骨歸故里即死無所復恨惟陛下留意哀憐之幸垂察焉臣桂頓首頓首死罪既得報一日乃遂不起蓋正德丙子七月九日云而丁丑二月某日葬鳳栖原從塋子獲從其叔父舉子鳴和游習聞其世行編列其事勒諸石樹之墓道令後世知有賢大夫之事其辭曰參政郭公者諱桂字時芳咸寧縣鮑陂里人也蓋其上世有為御史者冠鐵冠人

稱鉞冠郭家家藏仕宦者畫像而傳以為元時人也然不可考矣其五世祖□道原明洪武初舉人材為河間府經歷而生子恂恂生琮琮生錄錄配楊氏生叅政公公二十六而精通毛詩舉鄉試三十三而舉進士為知縣安丘安丘民王愷者富而橫令至則啖之以利既乃鉗制不得動乃長揖不拜令心內忽然無可奈何至是愷使人逆公以利啖之公拒不可怒斥之去至縣而愷自來謁乃發其事鞫荅之愷懼與其兄弟謀害公陰中以禍公以罪擒殺愷愷兄弟徙為邊民未久縣翁有訟其子盜金者且罵毋公知其為後毋也而謂翁曰亟歸

而發塭衣笥中可得金果得之于是翁大感悟知其為
媼為之也乃復愛其子也公嘗趨郡謁郡大夫而縣中
囚徒乘隙反獄走匿不可得攝縣者懼追告之途公曰
當在其地古墳坎窞中果然然其他政事明斷多此類
也此宜起為御史會議不果稍遷湖州府通判督糧儲
湖州府通判督糧儲者未有能自拔超遷去者蓋多以
賄敗公獨以廉而又綜理周密能祛其積弊人莫敢犯
之儲運報先期完稱為能而遷為泰州知州州有三虎
一日鄧仁一日祁清一日孫容公至而鄧仁祁清以姦
事發覺死而孫容獨存有[illegible]公曰[illegible]詩其[illegible]

至乃一日姦事發覺至州門曰死矣公曰死即瘞州門
下瘞之三日出屍出屍乃死然其初實詐不死也其待
惡戾民如此可畏也而于好民則子孫視之惟恐其或
傷之于是州中遠近歌頌相戒不敢為惡恐犯教如三
尻死居無何轉鎮江府同知同知位尊而無權有分職
職清戎盡千孔百瘡其他政令可否惟郡守時時視郡
守顏色喜怒不敢多一語公則不然視理不視郡守守
亦察知其為人益持[illegible]致助之其始人見其理戎務迫
老吏猾胥欲手[illegible]端塞絶也然不知其他善譽擾
郡事理詞訟決[illegible]獄而人乃更畏服翕然稱之惟恐不

爲郡守其後遷爲郡守乃不干鎮江于開封焉于是鎮江之人無不咨嗟歎息也借其去輓留然不可得也至開封旬日會毋喪以憂歸未久而父亦卒喪畢起復爲平陽平陽山西大郡轄州縣多而是時海內多事盜賊起百姓凋敝又多藩邸下人怙勢侮法無敢誰何者公至而盜賊息州縣平藩邸各輯其下百姓安堵久之而衣食足歌頌興焉公曰民可使也于是新堯廟堯廟成增脩舜禹廟亦成戶部尚書韓先生者洪洞人也年八十餘家居賓客非其人不與見也乃安車入平陽謁謝而曰老人無所求強爲百姓一行未久擢參政去不幸

疾病乃五十九歲卒其在安丘也三載考其績稱無過及當道者論薦例當封于是天子下詔即封其父錫文林郎安丘縣知縣封其母楊氏配于氏俱爲孺人于孺人與側室孫氏者具在生男子濂治浤汾而濂爲太學生世其業餘與女子一人俱幼其銘曰

泰山之東有邑其壖牛刀發硎孰遏爾鋒大江以南府溢其兆孰踰爾軌以遺爾德稽古平陽國有堯字蟋蟀載詠維爾是佑皇念爾勲陟于晋潜不吊昊天中道爾顆生稱屈岡塋以鳳原吁嗟郭公爾亦孔安

明故昭勇將軍直隸潼關衛指揮使孫公墓碑

昭勇將軍孫公者諱鑑字克明其先山東淄川人徙鄧
平乃遂爲鄧平縣人其七世祖福金末備盜鄉邑有功
而元與授銀符爲軍民千户以收河南功當調而鄉人
愛之留爲鄧平縣丞云福四子而長子希武襲爲千户
授金符守備睢州後征海州不幸中流矢死希武六子
其仲子椿方椿方二子其長子曰繼祖繼祖子讓讓四
子其長子曰本當是時元末天下亂群雄並起高皇帝
提兵驅逐胡虜而本以壯士歸附隸籍濟南追冠金山
下戰死其弟孫智代之智亦戰金山死而其弟雄復代
之隸燕山右護衛洪武三十年文皇帝南靖内難雄爲

前鋒攻懷來雄縣鄚州取之陞小旗又取大寧鄭村壩敗齊泰軍遂爲總旗取蔚州攻圍大同大戰白溝河諸募忠勇千二百人陞武功中衛左所副千戶又克滄州戰夾河藁城勝之收捕開州叛民若干人獲哨馬數十匹陞正千戶又攻東阿東平汶上克之而南攻靈璧破大軍克泗州渡江克金川門有功陞羽林右衛指揮使文皇帝平定海內而稚扈從而北又北擊達賊本鴨失里阿魯台死刺是時關中無事而襟喉在潼關不可無人帝獨念之深一日熟視稚而曰舍稚無可守潼關者稚頓首謝曰臣起自行伍致大馬微勞賴陛下之恩德

超擢至此今幸且備宿衛近日月之光老死輦轂下無所復恨柰何棄之于遠地乎帝笑曰毋說遠吾以汝爲萬里長城也行且召汝矣第往毋苦于是乘傳至關而孫氏之隸潼關也蓋自椎始也椎以天子心腹臣受命當要路又智勇絕人者以此名動關中椎生子眞眞配劉氏生一子是爲昭勇將軍孫公者也公生五月而父卒又三年而其祖椎亦老病卒又二十一年而公始襲其祖職指揮使云潼關衛自其祖椎爲指揮使有名其他爲指揮皆以門閥繼嗣[illegible][illegible]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于當世者公乃奮厲感激歎息曰嗟乎我不

視吾祖死即何面目見之地下乎又曰人身惟目最清外物毫忽不可入居官處己者當如是足矣于是攻苦食淡而捕盜盜息司門門嚴洮城操城操嚴甘肅備胡備胡有功典衛政衛政舉士卒服當道稱焉而又故孫氏也于是諸指揮者咸辟自以為弗及也然此而人但知其蕭亮舉其職無忝于其祖而已矣至于誦習經籍鼓琴或有未知也至于痛其父之早逝以孝于其母也母病籲天必身代死母死而哀毀幾矣亦死者則無弗知之者蓋嘗請贈其父昭勇將軍指揮使封其母太淑人而所以養太淑人者又甚至焉猶若此此可不謂之能

孝者乎然其爲人剛直有氣者事不如意輒怒卽無所發怒卽致自鬱鬱不釋竟由此病人或勸之乃愈益怒病至是病革召其子廣執其手而曰吾爲指揮使無愧吾祖我死汝宜爲指揮使汝爲指揮使必思吾所以無愧其祖者勗之哉廣泣而應曰不敢忘乃遂不起其年成化壬辰五月十七日也壽僅五十歳配淑人姚氏生二子長廣襲爲指揮使次唐女二長適百户蔣椎次適百户劉謹廣生五男一女大經已酉舉人仕爲南京户部員外郎次大綸大綱俱義官次大縉大紀俱衛學生女適指揮僉事閻崇唐生三男大紀大紳大約一女適彭

孫曾孫男五人長承宣襲爲指揮使曾孫女九人自公
卒後五十餘年而廡以材能著稱大經以文與承宣能
世其家赫然關內而一時武弁皆左無敢與埒者公之
遺澤餘蔭悠遠傳大浩浩乎其盛至此也而墓在河南
閿鄉縣底董里九思與大經同舉通家相愛是用書其
道左之碑以詔來者其銘曰
惟孫氏之興肇自金元至于我明益昌且繁雄之克武
翊我文皇汗馬樹勳南北翱翔潼關差戎皇心叵寧咨
雄汝往曰予干城雄之克武其氣烈烈靖我西土皇心
孔悅再傳于公爲國之防朝夕翼翼率乃祖攸行惟公

有子無忝爾祖如熊如虎孰我敢侮元孫勃勃不踵其
武巍巍韡范予惟是伍亦有曾孫焯焯其英公于九原
有目其瞑後嗣孔鑒誦此碑銘

武功姜侯重修縣治之碑

武功鄉大夫若牛公經兗公資祿康公錦蓋八九輩介
二生授予狀曰武功縣治在城西北隅按志洪武初知
縣嚴君祀創作之者正統壬戌知縣澠池蘇君孝嘗重
修之歷歲滋久幕庫門廡日就敝壞而政事之堂爲甚
前後更十餘令雖賢能者莫之能舉也嘉靖甲申秋廣
安姜侯以進士來知吾縣勸農弭盜鋤去奸惡興作庠

岸聽詞讞訟平均役賦延訪耆舊詢閭民所疾苦越三年
丙戌威惠並流政成民信吾邑有以時之可爲及于斯
堂者俟間而詰之乃于六月即工乃築堂基三日堂基
成又四日堂五間成遂邇軍民聞其有作競致嘉木交
錯于道若之不能于是以其餘木又作後堂五間作過
亭三間益以交疏節以丹堊甫三旬而工訖先是嘗作
儀門三間作廳作幕各三間其皆易腐以新撤卑而崇
而後堂左右又創作屋各三間以儲諸器物之公需者
吾縣治備矣是役也動不勞民舉不妨政是宜紀諸貞
石載侯之德曹示無窮故敢請于執事者于往年入武

功訪侯于政事之堂見其老不撐拄其勢懸然可畏出請康太史德涵曰吾侯亦有意于斯堂乎吞曰方急于子民耳其後德涵過訪鄠杜碩謂予曰其忍近過彭麓山房道過送不者問之曰家頗足以自贍吾常故舊有依尚以相勸況君侯之德政洽民骨髓者乎睹茲盛舉義氣所激自不能已亦使子孫世世作嘉話也美侯蓋如此今堂已成矣予聞而歎異者累日以爲此于禹班范曄所傳循良諸吏其何以讓焉故今于諸公之請不敢辭許謹具稱述以告來者侯名恩字君錫年方盛公而能容衆而不激才高而不矜聞義而能從負美而省

學讀書之暇游心典籍進而不已名德之極以之勤惟
寡紀太常蓋亦有可咲云銘曰
何令無堂何堂無作維侯作之民心孔樂戒爾勿墜基
成三日孰代爾不如林斯集民曰我侯我父我毋我趨
父事孰忍或後史曰休哉自古在昔如召如杜殊代比
跡維侯政成入覲于京去爾郎城爲國之楨遡矣郎人
其何弗思是用載德于爾之碑

渼陂集卷十二

志銘
誌銘

明故鴻臚寺序班贈奉直大夫刑部陝西清吏

司署郎中事員外郎呂公合葬墓誌銘

公姓呂氏諱洪字充實其先秦州任氏也任氏之冢祖法真洪武時始起從軍父清永樂時始入京錦西屬校内局焉居嘗数千金為大賈因贅呂氏遂姓呂公生呂氏諸呂兒無能埒公者長不喜賈學舉進士不成去學譯字學成為鴻臚寺序班譯字四夷館又能詩歌倡儒交論館中人無不善呂公然呂公雅不欲居此又頗

癸未八月十五日卒卒年三十五為不壽當是時其配張氏亦財三十矣雖幸有二子然傑十歲傚六歲肖付益幼甚呂公且死謂其配曰吾恨不舉進士死然傑可教也傑能舉進士吾可無死是在于爾矣于是張氏拮据二十年傑果舉進士歷官刑部累贈其父刑部陝西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階奉直大夫母加封太宜人每命下時太宜人蓋未嘗不喜喜必曰吾即死可以見夫子夫子有聞否又泣下潸然弘治壬戌春傑出知撫州府太宜人就養撫州居撫州三年傑朝覲京師而與俱歸太宜人曰以傚付也傑旋而曰努力無吾憂也吾

有傚付又二年老死京師其年正德丁卯正月十六日
也壽七十四當是時傑已死撫卅半年道遠不聞而太
宜人且死如或見之呼之冀與復見也不知父已死然
傑已生有二子曰懷秀懷建傚付亦各有一子又有女
子共十人一適舉人蔡芝一適右通政張公之子乾子
是呂氏赫然京師名家其實任氏方呂公且死其見婦
子之孤弱豈必于成即成亦未必若今日也乃其積德
帝取以與其後然成之者太宜人公太宜人皆可無死
傚等卜以太宜人卒之年某月某日合窆之于公而墓在
某地之原遂政公來請予銘銘曰

慎德弗逾以遷其途宜賔之經俾熾爾孤爾孤寔寔成
其內則內則既式來即公域皇皇其呂惟任之緒其後
有謂炎家義語

明故封孺人王母合葬墓誌銘

孺人之夫子曰禹城知縣封監察御史鳳翔王公璽卒
弘治壬戌二月五日其塋也予嘗銘其墓至是孺人卒
其子監察御史冠在京師復泣以拜曰大史前銘吾父
可信世不朽不肖孤忍不厚其母敢更爾請也予為之
述曰孺人姓劉氏岐山人也岐山數二三大家必曰劉
氏蔡氏蔡氏之女歸劉氏之子恭生孺人孺人生而奇

父母曰女當富貴無妄與人爲其貴者乃歸夫子于是生冠及少子袞與劉世英沈志學妻冠又生汝楫汝梅汝梅舉進士可成于是鳳翔數二三詩書家必曰王氏孺人同夫子貴同子貴又見孫子成享年八十一可無憾死方夫子爲生員家故弗裕也孺人紡績助之學甚勞也及鄉舉爲訓導臨晉爲禹城孺人曰不可忘儉也冠爲生員又飭之學及舉進士爲推官爲御史而又曰不可忘儉也于袞曰守父兄之訓袞爲義官于二女曰宜爾家于汝梅曰無忘爾祖也于是鳳翔數二三賢母必曰孺人孺人與夫子以冠貴受勅封焉爲弘治戊午十

一月二十一日其卒則正德丁卯八月十三日也以是
年某月某日合葬夫子宣王村之原夫子卒時冠出接
湖廣乃今復在此固不勝恨爲之銘曰
夫宜夫子其子孫其孫維名以永存

明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
院修撰康長公墓志銘

弘治壬子平陽府知事康長公卒卒十有一年而其次
子海舉進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又四年而爲
正德丙寅上上尊號兩宮于是公及太安人贈封焉又二
年戊辰而太安人乃卒于京師寓武邸舍中卒之明

年合葬公武功南紙坊之原海友鄠杜王九思爲志其
墓其辭曰康長公者諱鏞字振遠幼能讀書爲文章一
時有名爲文章者咸避弗敢稱並公既長益肆力于文
章閎放辯博下上古今文慷慨談論而偉貌鬚髯而又
故康氏也于是衆益皆避匿康長公弗敢見也嘗是時
以功名可如拾芥然數試南京及關中皆數不第迺大
笑曰是未足以困我及試既列置第一已有毀言又罷
棄去故又不第迺貢入大學數試又不第公由是休矣
迺日日誦修先王之法已及將老及浮屠家書樂然曰
夫迺今于吾可以已矣吾官謂我爲已庵君而著已庵

書數百言大畧衛欲喜生文類先秦可誦説書成要旨
日已庵君休矣夫士有抱負異者不可使終弗遇也則
又嘗爵也甚者病發狂死公豪傑有氣者其數不第心
固弗堪也往時關中飢公自隴越載糴來饋抵汴風義
覆舟已而又盡掠于鹵盜皆覔是時以母姜夫人及諸[illegible]
皆仰望已也于是遂感心病後其往又止如平陽[illegible]
益病洒遂至不起其年財六十三矣予故觀公所與交
皆三秦豪傑天下知名之士也然審識事實明達豪舉
之務皆無若公者然尊官富厚而彼罔不伸也而公何
否絀如此也予嘗從游數得公陰細衆事皆深澗見公

行事凡公行事唯日日恐弗得稱順其父母則奚但賓客餽遺者𡚶自私也而于其父母兄弟者則孰非其可誦說也諺有言𡚶賑其難宜賑其間人皆言公父母病夜夜籲天以死代父母其父母死不既食飲水幾亦死是雖其表表也然或皆修諸難可不論今論其微者閒者嗚噓可不謂全德邪然助公以成德者由太安人太安人者邢臺張氏女也父曰張賢南京鴻臚寺序班序班夫婦相繼以没也迺太安人依母舅陳君由陳君家而來歸平陽公太安人入事祖姑李夫人李夫人其嚴也然獨于太安人事姑袁夫人袁夫人則又其嚴也又

甚愛太安人居無何平陽公去就試關中居關中十餘
年始更見之見之猶勿有怨惘也夫其始歸時有叔氏
四人者皆少也皆太安人與保護至壯及壯皆有子君
女又皆與撫育有至壯者四人者與子君女皆毋事太
安人太安人生子二人阜海阜七歲能詩又能離騷十
八歲死無後詩離騷存與公已庵集數千言可並傳世
海預修敬皇帝實録爲士經筵講官其文章傳世蓋類
太史公云海取尚氏女生子二人俱夭折死女三人尚
幼然終豈無子也太安人生女一人嫁爲乾州士人習
五車妻云按康氏其先河南固始人七世祖政從來武

功居武功長寧遂爲武功人政生廷瑞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由燕王長史至北京刑部左侍郎卒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汝楫生南京太常寺少卿爵爵生通政司知事健健生五子而平陽公長曰康長公云銘曰

來勑勑行蹶蹶食不干其穫于其祀聞其室廓如其容如安如戢如永終吉

明故誥封恭人董氏墓志銘

恭人董氏盩厔縣人也其先祖曰遵仕元至正間爲盩史中丞高祖士傑左右司郎中曾祖至父肅三世皆

耕巖石爲農繇世秉禮義爲賢者俟鄉里固已重其門閥乃又見如此愈益敬之故于肅無長少皆稱曰蚤君而不名蚤君有神識太人始誕喜弓吾不意生女子若是年十五乃學庖饌庖饌精潔學女紅女紅咸備登機擲杼一日夜得完布焉握刀尺鍼線一日夜成衣一襲鄉里共能之以爲奇競通媒妁以爲得佳婦也然無識其宜貴者也蚤君獨皆麾去弗許當是時同縣王氏有子幾冠而穎俊特異方擬陳氏禮記有令名焉是爲中憲公諱儼者也蚤君蓋嘗見之及媒氏至亟諾曰是吾壻是吾壻矣已既卜乃遂歸之于家人命宮以縣學第

子以就其饔中憲公合身時其資也其費悉仰給羣君羣君
猶然應之蓋父病猶也恭人于是勤勤懇懇勸之相之
罔敢或怠且或敢違飼曰其敢有驕中憲公獨有母在
堂壽之甚至也母獨愛其少子少婦乃又甚至恭人體
中憲公以尊其母體其母以愛少子少婦故母與少子
少婦無不悅恭人者中憲公由鄉舉士爲學官遷知縣
超拜御史封其配孺人又超拜知府乃封恭人焉其長
子倂升于太學不仕終其身中子傳初仕禮部爲郎遷
右通政再封其母恭人後遷一級卿終左參政少子從
授新安縣丞歸鄉里有女四人婿某通判同縣李贊

次適右參議備州開价又次適孫[illegible]鎮國將軍然無出
早已卒矣又次適[illegible]咸寧趙邦憲云太學之子曰九
成府學生其次曰九功參政之子曰元凱兵科給事中
元正翰林院庶吉士元亨丁卯舉人縣丞之子曰九官
縣學生其次曰恭恭又有孫女五人曾孫男女各九人
焉于是枝葉繁茂科第遵接秩位明顯姻聯華盛赫然
終南太白之間由關以西稱宦族者必曰王氏矣世祿
則怙侈驕貴則驕縱說經學道者頗或溺焉恭人前後
一以儉約御之閱六十年親言譬一父家殆無以異嗚
呼賢矣宜其子孫之出彬彬然未有已也恭人之德既

足以範其鄉里性又不傲故一鄉數百家人人仰尊之其存也若怙其卒也哀哭之焉然非徒以其富貴者也恭人生永樂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卒正德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壽九十有三歲是時中憲公卒已久乃以十年某月某日啓其封與合葬其外孫吏科給事中閻欽狀其行贊九思爲之銘銘曰

南山之麓松檟鬱鬱川流環焉是爲幽玄之宮中憲王先生在于斯恭人歸于斯吁嗟乎惟克有之其無窮邪

大明封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呂公墓志銘

吾友馬君應祥以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陳州會有命

寵陝州兵備君于是來歸其鄉尋改清屯河南未及就道而其父主事公乃病弗起九思聞而感焉盖九思與撥繁者友也有兄弟之愛有忠告之道其始登堂拜父豈三十年于茲公于九思所以誨愛之者甚至而于其髮弟能歸榇以哭是九思者負公矣然猶能述公之行而內諸其墓曰主事馬公諱倫字來舜西安左衛人也其先山東高苑人祖道原在洪武時以秦王就國後遂隸西安左衛卒道原生六子其第四子昇昇配戴氏生一子是爲主事公公未壯而孤當是時馬氏居長安萊市里中多俠長安人至相戒避萊市馬家公獨不俠然卓

擧自負亦無敢犯之者資斧之或有時困乃貸馬以息
既又大笑曰丈夫何苦役役不定用即已及行年五十
乃又大悟絕不復繇奚至于慷慨好義急人之難又若
俠者然實非利一錢河州衛指揮僉竟者有急使人挾
二百金將有所遺既不果遺挾金者乃留金公所以去
既乃病死不來取金而留公所者三年公自齎送之封
題如故又一千户者而亡其姓亦河州人嘗自京師道
長安有罪倉卒亡去以一囊留公亦久弗取又自齎送
之封題亦如故囊中百金河州大司馬王先生居家不
妄通賓客獨喜接公又遺與諸子從遊上下相得甚懽

也公舊字修道先生以為不協于義乃更字之文為諡
自書貽公先生曰反金拿不難得數年出金以息所得
蓋不細矣然詩題知名者此其可謂難也故于此其豈
公夫先生者推古之英而社稷之臣也君子于是因以
說知公云其錄縣城內外學士大夫鉅人長者亡不愛慕
公頗與公遊公亦忻然應之有托以營為者雖百金以
上可能也然性快直無論尊貴人能受不能受輒面數
其過或有怒者公旋已忘之輒又好語如常人以此愈
益敬愛公公既喜接鄉士乃令佐察以學校察善承父
志以周易魁于鄉舉進士為令徵入為詹勳主事轉文

遷三年考績乎是天子下詔即封公為主事而贈公配
王氏為安人公是時受義民爵已久矣文選尋遷稽勳
員外郎有為表宅里者予公直金公却弗受員外郎遷
湖廣按察僉事後轉河南公之所自守與其教授著
蓋二十年如一日云然此皆在外顯者人多知之至于
事母戴夫人誠孝曲至人或未之知夫人貞節身嘗得
公而歡老壽被旌頭于井疆有榮耀焉正德丁卯公嘗
就養京師九思見其平地躍馬強力善飯或年少弗如
因託在長安時見其買藥活人及聞返金諸事實異焉
發嘆以為此其有陰德在人者其福履何有既邪今別

十年乃遂至于此於乎悲哉公生正統戊午十一月二
廿四日卒正德乙亥十一月二十三日壽七十八歲娶
時王安人卒已久安人者女德備至者也具載墓志銘
並都御史山西王應韶所叙述云繼配王氏亦先卒又
繼杜氏王安人生有二男子三女子按察其長子也博
學善文章磊砢有氣豪傑之才也次曰應昌壯直克家
亦有諸父之風長女適殷富次適河南府同知張暠又
次適李蕃孫男子五人平咸寧縣學生孫女子三人長
適西安前衛應襲指揮周邦圻餘幼未聘按察卜以公
卒之二年丁丑三月初七日合葬王安人樂遊原之麓

銘曰

古稱義重千金輕覩于公豈非然邪閭巷薄夭歾殉貨死公亦死奚趨天淵其高爲原其下爲川公藏其間川原可遷公名萬年

明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秦公合葬墓誌銘

蒲郡秦公生宣德庚午五月十六日壽五十有六而成化乙酉閏四月十八日卒卒二十有五年而正德己卯二月十八日其配孺人亦卒距生宣德乙卯壽八十有五矣其子按察副使昂卜以卒之年其月其日啓公墓與合葬乃屬舉人張聲叔述公與孺人世行事實請其

友王九思爲墓志銘公諱璜字景璋其先潞州人金元之際有諱仲和者避亂來徙于蒲仲和生子信子信生孟仕孟仕生賈賈娶徐氏生公公娶同郡關氏是爲孺人生五男子三女子長子昂精通毛詩舉弘治己酉鄉試第二人丙辰舉進士授東阿知縣召爲廣西道監察御史遷保定知府再遷陜西按察司副使受勑兵備環慶乃被眾罷歸田里竟爲御史時功能懋著天子嘉之詔贈其父如子官封其母孺人次旻次昆次㫤次昌長女適郡人張鵬次適田祥又次適郭琰孫男子八人師心學舉進士師賢師道師中師性餘尚幼孫女子五人

長適兵科給事中葵垣劉贄次適張元讃又次適裴忠
餘幼未聘公生七年而失恃育于伯母閻既長而容貌
修偉性資剛毅慷慨不拘言論灑然嘗喜讀書小學西
書司馬通鑑能曉大意事親有禮而先意承顔務承梱
適居喪哀毀所居總帷題曰時思以寓追慕繼母袁氏
生子曰俊性頗急疾而委曲優容友愛有加與人交接
而坦率易直輒露肺腑或負是非片言而決居家行己
而克謹禋祀不重浮屠婚姻營繕不問術者貧富窮通
不談祿命賑貧贍饑而造棺百餘給疫死者祈愈父病
有所假貸貧不能償輒復貸之且以券付郡守作祠廟

出麥八十斛以食役徒少年爲商而遊心湖海不計錙
銖比歸于鄉日與故舊置酒高會頤養天和方期耄耋
乃不幸卒卒之日按察及諸弟俱未樹立而孺人孀居
煢煢覆育諸孤治家睦鄰節操甚厲王夫人類見積思
而孝敬愈至久則見親按察既貴諸子亦壯有資衆孫
繞膝姻聯華盛而孺人珠翟霞帔茵坐餅食碧瞳皓髮
望之若仙鄉鄰敬慕歎息嘖嘖及老屬纊心怡神休瞑
目無憾蓋按察之歸才不克究雖爲世惜而生死孝養
豐于厥母由君子觀之未爲不幸矣公與孺人有子若
是顯揚名姓萬代無斁是豈可無銘其銘曰

德齊而享殊同歸其亞維于之烈揚于天衢其名不泯

明故國子監生梁孟卿墓誌銘

弘治壬子春予為舉子侍先公游大梁與滑梁孟輔同受易燕山車先生所其年秋孟輔舉于晉越乙卯其兄孟卿亦來游大梁予因交識甚歡明年丙辰春予會試北上河氷不可渡取道中牟南出大梁西門大堤外會孟卿自滑來馬上望見予喜甚下馬立語謂予曰意氣隱隱動肩聳必舉進士辱寄贈予文悅二端云南人謂之迎潮頭乃相顧大笑別去其後予舉進士為翰林起居希絶乙丑秋予歸省孟卿亦自馬郭杜下談笑信宿其冬

在長安復送予北上正德乙亥予伏林薪乃復遣其子
元貞來存問予且索予題其所藏致語方帙迄今之書
爲庚辰春正月二十二日大雨雪予暮坐草舍而元貞
人持書至云孟卿于己卯二月十九日卒其外孫舉人
姚昴述其行實請予爲墓誌銘予爲悵然以悲然在
二月十五日甚迫天苦寒適于是夜爰硯爲叙述云嗚
呼孟卿其至是已邪孟卿父諱温母李氏壽俱九十以
上孟卿骨清貌甚古相宜遐壽然卽其生正統丁卯閏
四月十七日壽七十有三歲雖曰古稀然猶歉其父也
父之三世貲家累萬金日夜恐隊其業其長子桂蚤已授經

爲國子監生餘子拱樅尚幼惟孟卿差長可賈然自以
類敏讀書又不忍棄去乃遣爲郡庠弟子員尋又恐失
賈會例輸粟助邉遂爲國子監生然不仕即隱于賈西游
三秦襄金皐蘭之墟買駿渥洼之淡東抵大梁泛舟于
河南浮淮海涉江而下至于吳越之會凡四十餘年賈
輙獲利數倍郡中稱富人輙推梁氏然多由孟卿孟卿
與鄉人同舟視如骨肉教誨勤勤懇懇發爲文詞詩直
而意長同舟賴以振業盖所謂舟航致語者學士先生
往往稱述之焉吾友修撰康德涵司業景伯時爲之篆
隸檢討胡孝思爲之序述孟卿又有江湖覽勝一巨軸

乃天順成化間文林諸先生詞翰皆近代所寶賭後嗣之奇寶也孟卿雖多貨財然非硜硜自羈者義所當施百金弗吝所值王公大人納交結歡惟義之歸然此其外者爾若乃孝友之行公忠之節著于家庭揚于郡了乃不具書古曰觀人觀其所與者是故詳于其外者可由此知子孟卿云孟卿諱槐字孟卿配張氏女德婦行克相君子生正統丙寅八月二十日壽六十有九而正德甲戌二月十二日先孟卿卒生男子元貞學舉進士既業已乃援例爲國子監生善孟卿命之女子四人長爲姒閒妻蓋昂妾云側室暢氏生男子元龍及三女子孫

男子一曰國賓女子一人梁氏前卒[illegible]東北隅县
村蓋茂張氏墓與合葬銘曰
學則我通孰賈而隊義以度利憤盜以終贊矣孟卿其
昌以銘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
致仕李公墓志銘

李氏鳳翔文昌里人也其曾祖寬祖義父曰李安安配
劉氏生三男子公其季子也諱[illegible]字朝信幼醇不戲在
群兒中嶄然頭角畢市老共奇之以爲可讀書父曰家
世爲農不識毛錐子恐無分何益言乎遂使讀里學究卯

日記千言十二能文章學于元復謝不敢當師乃改師而
受毛詩茹先生所十六爲郡庠弟子員二十舉成化甲
午鄉試第一茹先生者亦鳳翔人以毛詩冠于鄉蓋嘗
語人曰李生可進士第筆勢非我敵也然屢試輒第于
是讀書嵩北僧舍善自炊食者數年乃舉弘治丙辰進
士與予同舉然長予十年以上敦德老學頗接引予甚
愛予敬重不敢稱兄稱曰先生尊禮之進士授荆州府
推官決獄平無冤又捕巨盜數百郡中稱之當道交章
論薦起爲雲南道監察御史嘗出按河南山東後按直
隸諸郡縣會劉瑾用事專務剝削公一切任法不忌諱

無所假貸獨立不附由此忤璫擿瑕指纇逮公錦衣衛
獄踰月出左遷鄧州判官踰半歲又降貴州平溪驛丞
在平溪一年乃陞襄陽知縣復超拜兵部武庫清吏司
員外郎主教武學一時勳貴子弟仰德服量俛首傾心
靡然嚮化矣居無幾復超拜河南按察司副使折獄聽
政務持大體不苛察細故爲明會大旱傷禾禾且枯萎
死民用是戚公授有司法教民製車車水灌禾竟以有
年在河南六年而正德乙亥會有疾病奏書乞歸田里
天子察其廉直近于古晋秩按察使許歸既歸五年而
已卯九月初六日乃病弗起距生景泰癸酉二月十九

日壽享六十七歲其明年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城南七里河之原予少時已聞公爲人公爲人厚外樸中通交接無貴賤咸恭有禮與人語吐實不欺不言人過雖御酒酣醉或從旁餂之言輒一大笑止終不言孝友仁讓不言而躬行類萬石君雖呐然親愛者愈益衆門外效長者車轍古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豈非然邪公自起家至捘㩞使家徒四壁立朝夕餬口無餘貲爲子孫地親戚故舊率以爲言公曰然吾非不慮顧貧奈何爲御史時邸舍瀕水乃種樹曰當屋種蔬當肉種蕎當竹結岑其中日與卿士觴咏甚樂也赴襄陽過洞庭群

洿漾刃入舟既見無何有相與嗟歎紿舞以斛米償謝
無狀公笑遣去氏屬續僅能具棺殮于家者厲翔三百
里所愛期會晤公不果孰意其至此悲夫其為御史蒲
三載詔贈其父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其母孺人配
石氏封孺人孺人生五男子長年次申當俱府學生申
先卒千午俱業進士女子二人長未聘卒次適生員王
朝忠孫男子二僑俌女子十俱幼銘曰
李出文昌世以孫擢廉訪紵生克岐克嶷弱冠頭名四
十強仕憲臺烈烈中遭顛躓既闇復章亟存陟華要歸田
蒙渥天子有詔嶽石孔彝攸俯其殞遺芬萬世我銘是

誌

明故處士种君配胥氏合塟墓志銘

己卯春予爲少子渭卜婿予外舅咸寧張公也其弟東川先生少司寇也予往問焉先生曰吾縣种胤有女子可婚先生又曰胤兄山嘗爲大行人今吾同舉居相去近而又交愛甚至也吾具知其世行种氏出宋隱士放之後至明曰种克己者爲臧盈人克己生子茂茂生子敏敏生子銳山和胤是爲吾縣士著民世世清白可婚又曰胤端厚樸茂長者其配胥氏有女行夫婦賢可與婚也予應曰諾遂締婚締婚數日矣報胥氏卒予往弔焉

其明年夏處士君亦卒其兄會舉子郭鳴和述其行實
爲狀狀曰處士君諱胤字宗續兄和早死其三人者
父敏委能以賈山以學處士君少孱弱獨委以家事忘
勞苦病不學不營饋參事經畫實難竟由此勞苦遘病
然獨得其父歡甚愛之曰少子類我處士君又喜讀書
若朱子小學以及星曆醫卜靡不誦習事至輒乙其覽
暇則復觀然沉默寡言自得不衒人故無知者兩兄業
各底于成處士君助之各有力焉又不自負尊讓兩兄
兩兄亦愛其弟相與于于如也怡怡如也成化甲辰闔
内大饑人相食處士君視里中困甚者日量予之食蓋

存活者數家數家感之至今弗忘也而處士君猶曰願吾力弗能多甚恨都指揮劉某者築城壕外垣奪民李善地善弟二劉執處士君曰爾隣于善知狀當于地不于且行刑處士君曰刑可加善不可誣相持數年竟不誣罷往時人見其柔和也至是驚詫以為神宗續剛其何可輕也其後里中爭者輒往質之出語即罷不爭其于隣里族黨餽遺往來之節量情而施不以貧富為薄厚不隨時異態奔走富貴之門然見其迂直人又或笑之竟持不變自立如此同鄉胥福泰者豪俠善賈有女愛之不輕于人處士君少時而見而異其狀貌即許

表以女妻爲胥氏者也胥氏既歸而舅姑宜之曰是善事我父之而姒娌相與語曰少婦賢舅姑愛之固宜非偏厚者也下至臧獲婢媵無不曰少婦賢其後處士君納側室王氏又甚賢人不曰王氏賢曰長君之能學也然亦可觀處士君之化也處士君生景泰甲戌三月二十六日正德庚辰六月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七胥氏與處士君同歲十一月十二日生其卒先一歲爲己卯三月二十三日而庚辰十一月六日合葬鴻固原祖塋子男四長雲龍丙子舉人博學善文蘊而勿露致遠之器也次雲鵬雲鶚雲路皆善其家女一許嫁鄠縣王滑狀

如此云雲龍持狀請予爲墓志銘銘曰

放隱南山豹林谷貽厥苗裔于山之麓世載隱德以及宗續宗續守其恒是有嘉耦克相之成同瘞于佳城吁嗟乎貞銘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張公墓志銘

刑部左侍郎張公者諱鸞字應祥西安咸寧人也其曾祖曰景德祖惟義父約皆隱于賈有資而好禮世閭爲三秦故家云前母李氏生子泰臻母趙氏生子鳳及公公四歲喪母而繼母王氏生子騫矣顧獨愛公唯父亦甚愛之以爲韻悟可學于是進士餘子皆以服賈其後父

卒而公竟以父命爲縣學弟子員受毛詩舉成化戊子鄉試而辛丑舉進士第爲大名知縣是時縣中百物俱廢敝倉空虛奸豪侮法又衛河每漲而瀕水諸田盡爲之没百姓患苦之公至修隄補敝誅鋤豪强積穀備凶歲萬石築堤扞水不害耕作詞訟清理遠近稱爲廉平當是時寧山衛胡指揮者其妾妬其家人皆疾之乃胡指揮一旦中風死其子即誣其妾毒之死而獄已成會御史下公案問其妾得以無死先是巡撫都御史作公鎰以南樂壯縣奏書移公治之而大名民伏闕奏留不得調至是吏部竟以調公于是大名民復留不得乃留

其韓以為去後之思云是時南畿之民以歲旱而饑及
流亡者又甚衆也公至天乃大雨然新穀未登無所賑
給乃請于巡撫都御史歙汪侍郎得二千金請于大名
府得六百　金又請于賑濟郎中得穀若干石民由是蘇
奚其後歲　熟乃以役民百工告成無所怨嗟而又崇道
興化培養　茂異育舉之選超于往昔又綜理其馬政馬
政修舉既　有績三載已于是徵拜山西道監察御史久
之監督通　州抽分弘治戊申視長陵役徒會繼母喪以
歸終喪復　除管乃率百書巡視居庸諸關從容言便宜
事而日隆　受衛守登營軍例以前半歲給餉于京倉而

道遠且費侍之又甚難臣以為于本衛倉便長陵衛官
軍例摘一公自在鎮及實紀嶺隘口操守以為老家荒涼
貧苦盡家司言其量給行餉四斗庶幾其有濟焉黃花
鎮有倉空巡檢司六七里而以巡檢代署其非便也若
選官攢於印記署曰黃花鎮倉其便可其紫荊關浮
圖峪口實襟喉之地也而官軍月餉乃給取于他處其
傳報警急乃又撥馬二者非所以養士禦患之宜也臣
以為于本地置倉給馬五十匹便奏上敬皇帝下戶部
兵部議報可及代後熊督通濟白河抽分而三載考績
勅贈父如其官贈母趙氏王氏贈封配兩許氏俱孺人

居無何出按四川老成務持大體不矯激立名其布按
諸司官材能異等或有小過若禮貌未至輙推挨弗與
校也若貪冒焉罷事能詳必劾罷去郡縣吏以不職問
罷者若干人然鄉里故舊原能者聲亦與存問不廢推
舉焉而又裁省浮費節理兵政修繕城池興作庠序表
章忠節推舉隱逸先後奏議以松潘諸處及成都諸郡
縣舊有添設官員未宜裁革于成都府則宜添設諸官
以分理水利僉憲督捕盜賊于陵寶地方則宜以酉陽
洞長楊昌弘之子迄授之土官 巡撫以請夷禍詔皆如
御史議又以馬湖土官知 府安鰲貪横有端宜先事撲

臧而盜巢以此敗而人亦以此服公及代歸而都御史
屠公滽總院事雅重公以公掌諸道奏事戊午冬十一
月清寧宮災乃奏上八事其一曰法司修纂各年條例
宜早完輯以省刑罰召和氣二曰言事諸臣詞意過激
矣然其心則忠愛矣宜優容以開廣言路三曰各路巡
撫都御史宜量材授任盖邊陲與內郡異未可一槩予
人四曰濫放俸金五曰優恤小民六曰明慎用刑七曰
行取差官八曰量減抽分敬皇帝為罷行之其後滿九
載而都御史閔公珪鞫徐御史首及公會屠公為吏部
于是擬公大理寺丞不果又擬湖廣按察使又不果乃

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云而奉璽書巡視者六年謹夷夏之防嚴私販之禁選備禦之職杜賄賂之門于是倭寇遠遁海道清肅矣而巡按御史先後論薦嘗不次擢用用是超遷爲大理寺右少卿未久而鎮守河南劉太監與周王訐奏諸不法事天子降璽書命公與司禮太監錦衣指揮即其地案問乃具得其事還報稱賫鈔羊酒是時天子新即位上尊兩宮于是誥贈父爲大理寺右少卿贈封母及配俱恭人未久轉左少卿而正德丙寅春遣祀西嶽及歷代帝王陵寢盖以即位告云其明年陞左僉都御史理院事而御史王公時中巡按

大同諸邊忤權貴人權貴人怒欲置之死公與一二都
御史奏書救得不死得發戍遼東久之復起位至都御史
矣又太監張瓊者奏言豐潤縣皇莊地土皆百姓侵漁
而實奪之田于是天子降璽書命司禮太監户部侍郎
同公勘問百姓賴以無事詔陞俸一級未久轉右副都
御史仍理院事兵部題命清理貼黄尋復起拜大理寺
卿得侍經筵仍管黄戊辰春正月陪祀南郊越翌日宴
慶成得坐奉天殿三月侍試進士充文華殿讀卷官是
時纂修資治通鑑成得賜又賜御製寫像贊文諸詞五
月從駕萬壽山觀驃騎賜宴文華殿前九月復轉刑部

左侍郎是時江西上高縣民奏訐侍郎黃景諸不法事
天子降璽書命公司禮太監錦衣都指揮同往案問然
畢在大理寺會天下矜事案牘委積諸屬年少新進弗
諳于理乃公自理之乃勞傷目常視而已已秋歸自江
西卑濕毒熱乃又愈益甚失明于是乞骸骨歸田里天子
不許乃以江西事忤劉瑾僅免禍得致仕歸既歸而瑾
猶怒不止猶罰米二百石蓋公之為人也介直不善阿
附又貧無何有瑾故極怒如此云而公于是杜門日惟
蔬食歲時伏臘賓客燕會一不設設具不御音樂曰令子
孫後世師吾儉非公事不至言省不談時事然乃好杜

甫詩兒子吟誦其側日聽以自娛焉而辛未秋乃病目
復明矣于時學士大夫無不嘆息歌詠稱壽者又九年
而己卯夏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距生正統丙寅八
月初九日蓋壽七十有四歲云訃聞天子諭祭命有司
營葬事其繼室許恭人乃公卒後六月而嘔血死與先
許恭人賢行各在墓志語中然兩恭人俱無子以兄璲
子璵爲後璵爲秦王引禮舍人持儉克家有公之風焉
而又孝敬備至也公許恭人乃亦重憐愛之與己出無
異也其女子二人長適同邑杜鑑次適華州舉子東亶
次幼未聘而九思之妻亦公兄璲女也公愛九思者厚

而曰九思善撰述爲文章善書執其手曰死當銘我又
謂其從婿按察副使長安王納誨曰汝知我汝宜述狀
至是珊以嘉靖壬午三月十二日塟公于子午村先塋以
兩恭人祔而九思哀而爲之銘銘曰
晏子崇儉名斯以傳張釋之爲廷尉民以不寃公于二
者庶幾其然斗城東南有秩其封既安且固皇眷寔隆
公藏于斯天壤以終